[法]维克多·雨果 著
谢百魁 译

黑奴王子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黑奴王子

[法]维克多·雨果/著
谢百魁/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奴王子 / （法）雨果（Hugo，V.）著；谢百魁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222-10777-9

Ⅰ. ①黑… Ⅱ. ①雨… ②谢… Ⅲ.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②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0036 号

出 品 人：刘大伟
责任编辑：唐贵明
装帧设计：窦文婕
插　　图：黄豆米
责任校对：唐贵明
责任印制：马文杰

书　名	**黑奴王子**
作　者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谢百魁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20×101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0777-9
定　价	28.00 元

作者原版序言

读者将读到的这本书，其背景取自 1791 年圣·多明各的黑奴起义，其故事情节具有足以妨碍作者出版此书的环境和气氛，不过，该著作的初稿还是在 1820 年以有限的册数被印刷和发行，而这是一个当时的政治很少关心海地局势的时期。显然，如果本书所处理的题材自那以来获得了人们新的兴趣，这就不是作者的过错，这是形势作出了有利于本书的安排，而不是相反。

不管怎么说，作者本不想使此著作从它那似乎被埋没的某种半明半暗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不过，既然有一位首都巴黎的出版商提出想要重印作者的这一未署名的稿件，他想他应当在重印之前，提交他已重新审阅，并在某种程度上重写的这一著作，这一预先措施既可避免给作者自尊心带来的烦恼，也可避免给上述出版商带来一次不良的投机。

许多显贵的人物，无论是作为庄园主，或是作为官员，曾卷入圣·多明各的骚乱的，在得知本书将要出版时，都很想向作者自发地提供有关资料。由于这些资料几乎都是人所未知的，就显得更为珍贵，作者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资料对作者来说特别有用。因为他可以在处理多维尼上尉的讲述中地方色彩不浓厚以及与历史的真实性相比有所不确定的诸多方面加以改善。

最后，他还应告诉读者，《黑奴王子》的故事仅构成一部将取名为《帐篷下讲的故事》的长篇著作的一个部分。作者原来设想，在革命战争中，若干法国军官同意，通过每个人轮流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来打发他们在野营中的长夜。在此发表的这个故事构成此一故

事讲述系列的一部分。它可以方便地出个单行本。再说，包括本书在内的这一长篇著作并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也值不得完成。

1826 年 1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作者 1832 年序言

1818 年本书作者年方 16 岁，他打赌说他将在 15 天内写一部小说，结果他写出了《黑奴王子》（Bug Jargal）。16 岁是一个人们会为一切打赌，会为一切即兴而作的年龄。

这本书于是便在《海岛汉》之前两年写成，虽然在 1825 年，即七年之后，作者已将大部分重新处理和重写，但就其背景或许多细节而言，仍不失为作者的第一部作品。

作者请求读者原谅他让他们读些颇不重要的细节，但他相信少数喜欢按篇幅大小和诞生次序来划分哪怕是一位无名诗人的作品的人们不会因为作者将《黑奴王子》的写作时代告诉他们而不高兴。致于作者，他像那些在旅途中间打回转并试图在地平线的雾一般的朦胧的曲折中找寻他们离开的地方的旅游者一样，希望对那充满宁静、勇敢、自信的时期留一些记忆，那时他敢于处理一个如此巨大的题材：即 1791 年圣·多明各黑人的反叛。这是一场巨人的争斗，它牵涉到三个世界，欧洲和非洲是战斗者，而美洲是战场。

目　　录

作者原版序言 …… 1
作者 1832 年序言 …… 3
黑奴王子 …… 1
死囚末日 …… 159

黑奴王子

HEINU WANGZI

"拉斯克，你回
来了……是谁把你找
回来的？"

1

轮到莱奥波德·多维内上尉讲故事的时候，他睁大了眼睛，对这些先生们坦诚地说，他不知道他一生中有任何事情值得吸引他们的注意。

“不过，上尉，”亨利中尉说道。“人们说你曾游历过，见过世面。你不是去过安第斯山脉、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吗？上尉，你的跛足犬来了！”

多维内颤了一下，嘴里的雪茄烟掉在地上。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帐篷的入口。正在这时有只大犬跛着脚向他跑来。

这只犬在走过时踩坏了上尉的雪茄烟，但上尉显得若无其事。

大犬舔着他的脚，摇尾巴讨他喜欢，尽情地蹦跳，并发出尖叫，然后在他前面躺了下来。显然有些激动和抑郁的上尉用左手机械地抚摸着它，同时用右手解开他头盔的系带。他反复说道：“拉斯克，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最后他叫道：“是谁把你找回来的？”

“请原谅，上尉……”

几分钟以来，塔代中士半掀开帐篷的帘子，一直站在那儿，右胳膊裹在上衣里，眼里噙着泪花，默默地思量着那个历险的结局。最后他唐突地说了句：“请原谅，上尉……”多维内抬起眼睛说道：

“塔代，原来是你找回来的，你怎么有这个本事……可怜的狗呀，我原以为它失落在英国军营里。你究竟在哪儿碰到它的？”

“感谢上帝！我的上尉，您看我就像您的侄儿先生一样的快活。您叫他变出‘有角的’这一形容词的名词，他就得出‘角’字来……”

“你就告诉我你是在哪儿碰到它的？”

“上尉，我并没有碰到它。我是费了些功夫去找到它的。”

上尉站了起来，将手伸给中士，但中士的手仍裹在上衣里面。上尉一点也没有留意这事。

“上尉，您瞧，是这么回事。自从这可怜的拉斯克失踪后，我就——请原谅——注意到您像是缺了点什么东西似的。我全对您说了吧。我相信那天晚上它没像往常一样来分享我的配给面包时，年老的塔代就差点像小孩般地哭了起来。不过，感谢上帝，我一生只流过两次眼泪。头一次是……那天……中士不安地望了望他的主人。第二次是第七团的那个下士，一个名叫巴尔塔扎的古怪家伙，忽然想要我剥洋葱的时候。”

“塔代，”亨利笑呵呵地叫道，“我看你并没有讲明你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流泪的。”

“老朋友，那肯定是在你接受法兰西第一投弹手《多维尼之塔》剑面击肩礼的时候吧？”上尉一边继续抚摸着他的爱犬，一边深情地问道。

“不是的，上尉，如果中士塔代会淌眼泪的话，不可能是因为那个。您会同意，那是在他对着又名皮埃罗的比格·雅加尔喊‘开火’的那天。”

多维内的整个面部蒙上了一层阴云。他很快走近中士，想和他握手。但尽管面对这种过分的荣誉，年老的塔代还是把手塞在上衣底下。

“是的，上尉，”塔代倒退几步继续说道。多维内则将充满痛苦表情的双眼盯在他身上。“是的，那一次我淌眼泪了。的确，他也值得我淌眼泪。他是黑人，这不错。但炮弹的火也是黑的。再说……再说……”

善良的中士本想体面地完成他这个奇异的比较。这个比较也许存在某种使他中意的东西。但他老是无法把它表达出来。当他像一位攻打强大的堡垒而不得其计的将军，一再试图从各个方面来攻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他的这个思想之后，他突然放弃围攻，也不在意听他讲的年轻军官们的微笑，径直往下说："上尉，请问您还记得那可怜的黑人吗？当他那十个黑人兄弟快死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赶来。说实在的，不能不把他们捆起来。是我命令的。他把他们一个个松绑，为的是代替他们受刑，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松绑。但他却坚定不移。啊，多么好的人呀！真是个地道的直布罗陀人。后来呢，上尉……当他像要进入舞池似地挺直腰板，而他的爱犬，就是这只拉斯克，也懂得人们将要加害于他的主人而猛地扑到我的脖子上时……"

"塔代，"上尉打断他的话说，"当你讲到这点的时候你总是要抚摸几下拉斯克：瞧，它在怎样望着你。"

"您说得对，"塔代带点窘态地说。"可怜的拉斯克在望着我。不过，昨晚马拉格丽达对我说，用左手抚摸是不吉利的。"

"为什么不用右手呢？"多维内惊奇地问道。这时他才第一次注意到那只裹在上衣里的右手，以及塔代的苍白脸色。

中士显得更加发窘了。

"请您原谅，上尉。这是因为……您已经有了一只跛足的狗，我担心搞不好您又会有一名独臂的中士"

上尉从他椅子上冲了过去。

"怎么回事？你说什么，我的老塔代？——一只胳膊！——让我看看你的手臂。上帝呀！只剩一只胳膊。"

多维内战栗着：中士慢慢地打开他的外衣，在他上级眼前展示出用血污的手巾裹着的手臂。

"嘿，我的上帝！"上尉一边小心翼翼地揭起手巾一边喃喃地说道。"我的老朋友，你就对我讲清楚吧……"

"啊，事情非常简单。我已经对您说过，自从该诅咒的英国人夺去了您的爱犬，我便注意到您的苦楚。我决定哪怕丢掉我的生命也要今天把它领回来，好让我今晚痛快地吃顿晚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代给您的卫兵马泰勒，要他好好擦擦您的制服——因为明天

就要打仗——之后，我便拿把军刀，悄悄地从军营溜走。我穿越篱笆……以便尽早地赶到英国军营。我还没有进入第一道战壕，我就——请您原谅，上尉——我就看见在左边的一个小树林里有一大群红衣士兵。我继续前进，想探明究竟。幸好他们没提防我。我终于发现拉斯克正被他们绑在一棵树上，而两位英国绅士，赤裸得像异教徒似的，在用拳头痛击对方的背脊，发出的响声有如团里敲大鼓的声音。请允许我说，这是两个英国人在为您的爱犬决斗。这时拉斯克瞧见了我。他带着套圈用力一扯，扯断了系索。转眼之间这小乖乖便来到了我的跟前。您可以想见，其余那帮人并不会袖手旁观。我猛地钻进树林。拉斯克跟在我的后面。一颗颗的子弹在我耳边丝丝地掠过。拉斯克在尖叫。幸亏他们没听见它叫，因为他们在狂喊着‘法国狗’、‘法国狗’，仿佛您的爱犬不是圣多明各产的一条美丽的良犬。那怕什么。我穿过一个荆棘丛，而正在我打算走出来的时候，两个红衣英国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用军刀干掉了一个。我肯定还会再干掉另一个的，要是他的手枪没有上膛的话。你瞧我的右胳膊吧。没啥！您且看‘法国狗’像个老熟人一样，将身一纵，扑到他的脖子上；而我可以负责地说，拥抱确实是粗鲁的。这个英国人便被卡住喉咙倒在地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个魔鬼附体的人，就像个穷人追赶神甫那样，拼命地追赶着我！最后，塔代回到了军营，拉斯克也回来了。我唯一的遗憾是仁慈的上帝不愿意让我在明天的战斗中受伤——仅此而已！”

这种没能在作战时受伤的忧思使得年老的中士脸色变得阴暗起来。

“塔代……”上尉用一种愠怒的声音喊道，随后又温柔地补充说：“你怎么会愚蠢到为一只狗而甘冒危险呢！”

“这不是为了一只狗，上尉，这是为了拉斯克。”

多维内的脸色变得完全温和起来。中士继续说道：

“是为了拉斯克，比格……的爱犬”。

“够了，够了，我的老塔代!”上尉一边嚷着，一边用手遮住眼睛。“走吧，”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说道。“你倚着我去卫生站吧。”

在表示了尊敬有礼的反对之后，他服从了。在这幕情景继续时，高兴得半咬坏了主人那张漂亮的熊皮的拉斯克则站了起来，跟随两人而去。

2

这一情节大大激发了轮流讲故事的快乐军官们的注意和好奇。

莱奥波德·多维内上尉是属于这样一些人，由于社会的性质和运作的机缘使得他们置身于某种阶梯上，总是让人感觉到某种混杂着兴趣的尊敬。乍一看去他也许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的态度是冷淡的，目光是漠然的。但热带的阳光，除使他面孔黝黑以外，并没有赋予他克里奥尔人所具有的那种与充满优雅的洒脱相结合的举止言谈的热情奔放。多维内说话不多，也很少倾听别人讲话，但他总是表现出随时准备行动的样子。他始终是第一个骑上战马，最后一个进入营帐。仿佛他是在肉体的疲劳中寻求思想的解脱。这种忧郁而严酷的思想已刻印在他额上过早出现的皱纹里。它们既不是通过与人沟通可以排解的，也不是在轻浮的谈话中可以主动与别人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的。莱奥波德·多维内既不能让战争的劳碌来折断他的躯体，似乎感受到我们称之为思想斗争中才有的无法忍受的困倦。他逃避事情就像他追求战斗一样急切。如果偶尔他让自己卷入某一言词的辩论，他会吐露出几个充满了常识和理性的字眼，但正当他行将战胜他的对手时，他却突然止住，说道：有什么好处?接着走出去向指挥官垂询：在等待攻击时刻到来之前能做些什么。

同志们都原谅他这冷漠，保留和沉默的习惯。因为在一切场合他们都发现他勇敢、温良和与人为善。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们中若干人的生命。人们也知道，固然他很少开口，但他的口袋至少

是从不拴紧的。他在军中为众人所爱戴。甚至他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受到尊敬，也为人们所原谅。

不过，他是很年轻的。人们会说他有三十岁，但他远没有这么大。尽管一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在共和国队伍里战斗，人们都不知道他的任何冒险经历。善良而年老的塔代中士乃是——与爱犬拉斯克一道——能从他身上诱发某种强烈感情表现的唯一的一个人。他和他一道参军，从未离开过他。只有塔代有时模糊地讲述过去生活的某些情况。人们知道多维内曾在美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知道他在圣多明各结的婚，在标志着革命入侵这个美丽的殖民地的屠杀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和整个家庭。在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这个时期，这类不幸者太常见了，以致对他们只形成了一种人人共有的普遍的同情。因此人们怜悯多维内上尉，与其说是为了他遭受的损失，不如说是为了他感受这种损失的态度。事实上，透过他那冰一样的冷漠，人们看见了一种致命的内在创伤的战栗。

战斗一开始，他的前额便重新显得宁静。作战时他表现得很英勇，仿佛他争取要当上将军，但胜利之后他又表现得很谦虚，仿佛他追求的只不过是当个普通一兵。在他身上既看到这种对荣誉和提升的藐视，同事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战前他总显得在希冀什么。但怎么也猜不出在战争的各种机遇中，多维内追求的只是一死。

在军队服役的人民代表一天在战场上任命他为旅长，但他拒绝了。因为脱离连队，他就不得不离开塔代中士。几天以后，他自告奋勇地率领一个危险极大的讨伐队。但与众人的预期和他本人的愿望相反的是他竟平安返回。于是人们听到他后悔不该拒绝那一提升。因为，他说道："敌人的大炮既然总是把我放过，那杀戮一切晋升高位之人的断头台也许会看中我。"

3

这就是对多维内其人的简单描述。当他走出帐篷之后，人们对他展开了如下的谈话。

“我敢打赌，”亨利中尉叫道，一边擦着他那只红皮靴，狗过路时踩在上面留下了一大块泥土污渍。“我敢打赌，上尉定不肯将他那只狗的骨折的爪子来换取那天我们在将军的大篷车上看到的十筐马德拉葡萄酒。”

“嘘！嘘！”巴莎尔副官兴致很好地说道。“这可是吃亏的交易。那几筐酒现在都已经空了。我知道点情况。再说，”他用一种认真的神气补充说道，“中尉，你会同意，三十瓶开封的酒肯定是抵不上这可怜的狗的爪子的。不管怎么说，人们还可以将狗爪子做成铃铛的把手哩！”

大伙对副官说这最后一句话的严肃语气笑了起来。一位巴斯克轻骑兵军官不但没有笑，反而表现出不满的样子。

“先生们，在刚才发生的事情当中，我看不出有何可笑之处。那只狗和那位中士，我是自从认识多维内以来一直看见他们紧随其左右的。我觉得他们更值得使人们对其产生某种兴趣。最后，那一幕……”

巴沙尔既被阿尔弗雷德的不满又被其他人的幽默感所刺激，便打断他的话说：“那一幕实在是太令人伤感了。怎么回事！找到一只狗却打断了一只胳膊！”

“巴沙尔上尉，你错了，”亨利说道，一边将他刚喝完的酒瓶扔到帐篷外。“是那个别名皮埃罗的比格特别激起我的好奇心。”

本想生气的巴沙尔看见他原以为空了的酒杯盛满了酒，便平静下来。多维内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原先的座位上。他若有所思，但面孔却更宁静。他显得如此专注于自己的思想，以致没有

听见在他周围所说的一切。跟随着他的拉斯克躺卧在他的脚下，不安地注视着他。

“这是您的酒杯，多维内上尉，请尝尝这种酒吧。”

“啊!，感谢上帝，”上尉说道，自以为在回答巴沙尔的问题。“伤不危险，胳膊没打断。”

只是上尉使他所有的战斗伙伴们对他油然而生的不自觉的尊敬才止住了亨利嘴唇上呼之欲出的大笑。

“既然你已不再那么为塔代担忧，”他说道，“同时我们已商定，每人讲一个历险故事，以使这野营的夜晚显得不那么漫长，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会愿意履行你的诺言，给我们讲述你的跛足爱犬以及别名皮埃罗的比格，那位地道的直布罗陀人的故事!”

要不是所有的人都附和亨利中尉的这个请求，对这个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出的话，多维内很可能什么也不会回答。

最后他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先生们，我将满足你们的愿望。但你们所能指望的只是讲述一个我仅扮演了极为次要角色的十分简单的故事。如果在塔代，拉斯克和我之间存在着的感情纽带诱使你们希望听到某种不平凡的东西，那么我得预先告诉你们，你们的希望是会落空的。我就开始讲吧。”

这时大伙都悄然无声。巴沙尔一口气喝完了一瓶酒，亨利则用半咬坏了的熊皮裹着自己，以抵御夜间的寒风，而阿尔弗雷德则弹完了闲荡儿加利西亚小调。

多维内凝神了片刻，仿佛是为了追忆很久以来已被其他事件所取代了的往事。最后，终于开口。他几乎是低声地缓慢地说着，并且经常停顿。

4

虽然我出生在法国，但很早我就被送往圣多明各我的一个叔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